夸父年少

張采宇文



那一天，根本忘了是誰提議的，只知道太陽很大，看慣了中山田野上的落日，去看看海邊的夕陽吧！

車在中港路急馳，應該來得及吧！太陽，別那麼急著落下，等等我，等我到海邊再看您溶溶的全翼棲於海平面的壯麗。過了東海，快點，管他有沒有警察，超速的是太陽，不是我們。到了高爾夫球場，那一圈全輪竟不理會我們的呼喊，自顧自的沈入海上的薄霧。不可以，這不是我所要的，沒有細白的沙灘，湛藍的海水，你怎麼可以就這麼平凡的墜下。

坐在大教堂前的草坪上，第一次覺得夸父的悲哀，悲哀追不到太陽還是悲哀太陽在那麼潦草的場面屈就的落下，忘了，忘了悲傷的理由，只覺得蟲聲四起，涼風息息。原來大自然有一隻看不見的手，每天在不同時間，不同空間，勤練著書法，有草書、有小篆、大篆、行書、楷書，只練就著一個「死」字。原來天地萬物早已有了相同的起點和終點，二點之間，是直線、是曲線或根本雜亂無章，那要看自己是怎麼走的。

原來，我決定不了太陽的升起落下，甚至很多時候連哀求也無效。

× × ×

生日，每年最期盼的一天，最期盼什麼？自己也不知道，不愛吃蛋糕，也不喜歡千篇一律的卡片。你說要辦個舞會，我不置可否。沒想到你當眞了，向你爸爸借了辦公室場地，租燈光、音響、訂蛋糕、邀請同學。

"*Search is over*"響起，你邀我開舞，好奇怪的歌，好奇怪的場合，更奇怪的是由我這麼平凡的女孩跳第一隻舞，在衆目睽睽之下。只因爲廿年前的今天我誕生了。這是另一個起點的開始？

十一點，人聲、舞曲都消散了。你駛著那輛火紅的愛快羅密歐向我而來，對不起，我只想在夏夜涼風星光下，踏一踏台北的紅磚道，然後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家。你錯愕的望著我，我甩了甩頭，留下你和一車的生日禮物。

抱歉，羅密歐，我不是你今晚的茱麗葉。

× × ×

星期五，總是在這一天，下午五點有一束小玫瑰花送到寢室來。豔紅的花瓣，綴著白色的滿天星。你知不知道，玫瑰的花語是愛慕，而滿天星卻代表分離？你一定不知道。你只記得我們是星期五下午五點初次相識。可是這二種花配在一起，卻又是那麼協調、那麼相襯。是不是愛慕

的結局都是分離才會美麗？你更不知道，我只喜歡把滿天星插在實驗室偷來的試管中，懸在床邊。把玫瑰一瓣一瓣的拆下，挑個有風、有月亮的夜晚，在四樓陽台上一把撒下，然後看著沁香的花瓣，映著月華隨風逝去。喜歡那一分抓不住的美，你知道嗎？你一定不知道。

× × ×

下午，電話響起，你說帶我出去玩，理由是無聊，好，反正我也寂寞。去世貿中心參觀，外國商品展。我知道外國很進步，商品很優秀，聽著你的解說，驀然間我聽不見任何聲音，我看見你的嘴唇在閉合，我看到四周衣着光鮮的洋人走來走去，可是爲什麼我們之間卻像有一堵看不見的牆，把我和「你們」隔離。不喜歡這種特權階級的商品展，好吧！去看國際學舍的汽車展。我愈來愈不懂，你的愛快羅密歐停在路邊停車場時，已是最拉風的一輛了，爲什麼你還那麼渴望法拉利、保時捷、積架？是不是你也會不珍惜手上所擁有的？

去華國吃歐式自助餐。一個個細白眼胖的客人，正貪婪的割著烤牛肉上仍淌著血水的嫩腱。我看了你一眼，方正的額角，高聳的鼻樑，不胖不瘦的臉龐，有一天你也會變成油腦肥腸的模樣嗎？有一天你文質彬彬的書卷氣也會取而代之變成銅臭味嗎？那麼我要用什麼態度去面對你？你的父親是大貿易商，可是你是個醫生，這兩種多金的組合，你會不會變成一個『醫商』？在醫學界拓展你的人命貿易？

× × ×

我喜歡自由、喜歡反叛。我是一隻充滿生氣的皮球，拍得我愈重，我就反跳得愈高。你在圖書館等了我一天，我來了，把書一放，叫你好好看著，然後和別的男孩去吃披薩。回來時，圖書館已關門，你拎著我的書包漠然的站在台階上，顧不得你的表情，我慌亂的跑著趕上宿舍即將下鎖的鐵門。舍監、女教官、各室室長都在列隊等我了，驀然，身後響起女教官的喝罵，原來你也隨著我跑進宿舍，手上還提著我的書包。

喜歡跳舞，喜歡***Rock***，就是不喜歡那種兩人相視又不知該把眼光放往何處的尷尬。你老是嫌我不專心，永遠把眼光在場中搜尋而不願停駐在你身上。永遠喜歡在你面前誇讚別人的舞步。永遠嫌你的拍子不對，嫌你身高太高，反正你不是最好的。

× × ×

其實兩個人在一起的日子，不管有多少節目總有膩的時候。我相信愛情，也相信永久，可是我不相信永久的愛情，我不喜歡你和別人出去玩正如你不喜歡我和別人出去一樣。於是兩個人的生活圈愈來愈小，每個人都想維繫這個圈子，但是又想爬出這小圈子，於是矛盾就產生了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愈近，更可發現他們之間的鴻溝愈大。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，看起來是那麼近，只有一指之遙，但是每一顆星之間卻至少隔著幾千萬個光年。在人群中我們搜尋對方的存在，在相對獨處時又打不破那只有兩個人的僵局。最後，我發現我們是那麼相像，一樣的倔強一樣的不向對方低頭。我們都恨對方的不肯先低頭，又愛對方是那麼和自己相像。如果愛恨是一種矛盾，我們又懷疑它們怎能同時存在，共生得那麼茁壯。

× × ×

再一次見到你，是在***Kiss***，你正摟著別的女孩跳舞，而我也在別的男孩懷中，我知道我們卻在注意對方的一舉一動。就像兩隻刺蝟，彼此都想相靠近，但又怕被刺傷。

你走向我，一首慢狐步，用試探的眼光掃視我，跳得拘謹客套又嚴肅。我忍不住笑了起來，笑我們的冷戰，笑這一切荒唐可笑。你拉著我穿出人群，走！我們散步去。

中山北路的夜色，從來沒發現它是那麼美。路邊種的楓樹已有些透紅，熙來攘往的人群，車水馬龍的喧囂，我們都忘了這些的存在，原來，沒有月亮的晚上，也可以很有情調的散步，原來，不花錢，也可以買到很大的快樂。

× × ×

從來沒有人告訴我愛情是怎麼回事，但也許我知道，可是沒有人告訴我如何把芳香的果子釀成甜美的醇酒，保存經年，愈陳愈香。

那天在白沙灣，風放肆的吹著。你說眞正的和諧，是如同兩個齒輪互相嵌合。它們不但相同，更重要的是當一個齒輪快一步的時候，另一個齒輪就必須慢一步，否則永遠都在針鋒相對。我們雖然那麼相像，但卻以不協和的步調運轉，傾軋的彼此受傷。

你說你累了，再也提不出力氣來調整步伐，也許我們彼此都該想想不合適的地方。

是嗎？我不要，我不要用這種理由分手，我的愛情怎麼可以這麼平凡就落幕？我哭倒在白軟的細沙上，淚水無聲的跌入大海。如果我流了一整個大海的淚，是不是可以換回你的心？

浪花仍按著它原有的節奏、起伏、翻騰、跌落。我已錯過了落日，今晚也許我也失去了星星。

≈源自一首歌***Sunday girl***≈

1987 3 22 PM 11: 10